



讀書雜記

蕭山王紹蘭



荀子

非而謁

荀子正名篇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楊倞注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紹蘭按此三者

皆墨子說惟謁當作易易誤為曷又
加言耳墨子兼愛中篇云凡天下禍
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
是以仁者非之既已非之何以易之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
易之此謂不相愛為非而易以兼相
愛也兼愛下篇云子墨子曰非人者
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

之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
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此謂別為非
而易以兼也是非而易之說也經說
上篇云止句無久之不止句當牛非
馬句若夫過極句是極有牛之說也
又云有久之不止句當馬非馬句若
人過梁句是馬非馬之說也馬非馬
與白馬非馬異白馬非馬辯在白也

馬非馬辯在馬也今正文云馬非馬
不言白則是墨子說非公孫龍說楊
注誤

德雖如舜不免刑均

荀子君子篇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
德雖如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楊
倞注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紹蘭按
均謂商均此言哀世連坐之法德雖

如舜不免坐罪於商均謂因商均連
及舜也楊說失之

陶誕突盜

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
陶誕突盜楊倞注陶當為禱杙之禱
頑嚚之貌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
也紹蘭按陶即詢之借字說文詢往
來言也謂行道往來不根之流言故

陶誕連文即上云飾邪說文姦言也
楊注二義皆失之

不由禮則夷

荀子脩身篇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
禮則雅不由禮則夷楊倛注夷倨也
紹蘭按夷即裔夷之夷榮辱篇譬之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彼雅
與越楚對文此夷雅對文可證也楊

注失之

馬廣三寸

荀子非相篇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馬廣三寸
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楊倛注面長
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盧氏
校注云馬字古多以為發聲荀書或
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紹蘭

案馬安古通此馬則頰之借字也說
文頰鼻莖也从頁安聲鞫或从鼻曷
苟書謂面長三尺頰廣三寸也既言
鼻莖下文言鼻者史記蔡澤列傳唐
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
亦作偁偁一作仰索隱魁顏威鞫鞫
曰曷鼻謂鼻如蠲也即頰之或字是古人多頰鼻竝言蓋
偁其鼻莖則曰頰舉其全則曰鼻矣

若以馬為發聲則面長三尺乃其廣
僅三寸公孫呂雖有異相恐無如此
狹長之面也楊盧之說非是

不老者休也

荀子正論篇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
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
如是者乎楊倞注不老者猶言不
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紹蘭案二說

皆非也失其讀矣此文不字當屬上
讀不即否字問詞也猶有善於是者
與不句問其有善於是者與無有善
於是者其意謂無有善於是者耳老
者休也自為一句上文云老者不堪
其勞而休也即其證此不得以不老
老也為解明矣射義云幼壯孝弟耆
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

又云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旒期偁道
不亂者不鄭注云者不言有此行不
亦讀不字絕句此不得以不為衍字
又明矣

罔不必分

荀子儒效篇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
有親者取多揚倮注闕黨之子弟罔
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

取其多也盧氏校注云宋本無必字
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
罔罟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
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紹蘭案不即
罟之省文月令田獵罝罟羅罔鄭注
獸罟曰罝罟說文作罟解云兔罟也
从网否聲隸省作罟此又省作不也
罔不必分謂罔罟所得必分也楊倞

讀罔為無讀不如字誤矣罔以取魚
罟以取獸是罔罟分即新序之罔罟
分畋漁分也盧謂此不同亦失之

墨子

窺戎

墨子明鬼下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

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

畢氏校注

詳云未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紹蘭按庶

國節猶言諸節即周本紀乃告司馬
司徒司空諸節也窺戎猶言觀兵即
本紀東觀兵至於盟津也紀先言觀
兵後言告諸節與此文先庶國節窺
戎合語有先後耳然則觀兵之說實
自墨子發之而墨子於觀兵後即戰
牧野無還師二年畢伐之事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墨子所染篇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
氏校注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疑
當作卻晉有卻氏紹蘭按畢說非也
高偃即郭偃古城郭之郭作亭郭氏
之郭作艷說文亭度也民所度居也
从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艷齊
之艷氏虛从邑亭聲今本皆作郭墨
子省艷為亭形與高近而譌晉語文

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郭偃注郭偃卜也故云晉文染於亭偃也趙策郭燕之法劉本作郭偃有所謂柔癰者商子更法篇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郭偃亦稱郭燕

其類在譽石

墨子大取篇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畢氏校注指若言其指相若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紹蘭按指若者謂指異非謂指同言人有壽不壽故其利天下長短不齊若五指之參差也譽石當為譽石說文譽

毒石也西山經皋涂之山有白石焉
其名曰礪可以毒鼠郭璞注今礪石
殺鼠蠶食之而肥淮南子說林訓人
食礪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高誘注
礪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墨子言天
下之人或順性而壽或逆性而不壽
足以利天下若指有短長譬猶食礪
石者或死或不飢而肥也故云其類

在礪石

指若者謂指
異非謂指同

畢說失之

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

墨子非命上篇吾當未鹽數天下之
良書不可盡計數畢氏校注謂鹽為
盡字之譌紹蘭按下云不可盡計數
則鹽非盡字之譌郊特牲流示之禽
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為艷行田示之
以禽使畝艷之觀其用命不也此鹽

亦當讀為艷謂數天下之良書使執
有命者歆艷之以觀其從不也

搃羊

墨子明鬼下篇於是泔泔搃羊而癩
其血畢氏校注云說文泔水貌讀若
窰泔未詳疑四字言以水滌泔太平
御覽事類賦引此作以羊血灑社則
灑當為灑字之誤字書無搃字盧召

弓云玉篇有搃字云石砢搃也烏可烏

寡力可三切紹蘭按

說文手部無搃字亦無搃字玉

篇磊搃之訓不可解

吳語乃皆進自到於客前

以酬客韋注引賈唐二君云到到也

說文到刑也

據吳語則搃當作到據玉篇

則搃即搃也齊策云刑馬壓羊盟曰
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明到羊灑其血
謂刑羊灑血而盟故上云盟齊之神

社下云殪之盟所也

芋組

墨子節用上篇凡為衣裳之道冬加
溫夏加清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其為
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
雨有盜賊加固者芋組不加者去之
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
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凡為舟車之道

加輕以利者芋組不加者去之畢氏
校注云芋組二字凡四疑一鮮字之
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
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
聖人弗為是也不加猶云無益紹蘭
按邊組旁之魚施於芋旁尚存且字
當作鮮且不加者去之謂罕少且無
益者去之也畢氏言少有不加於溫

清者去之則且字贅文矣

故所得而後成也

墨子經上篇故所得而後成也又云使謂故畢氏校注云說文故使為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又經說上篇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校注云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紹蘭按戰國楚策郢人有

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為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此即說文故使為之之誼亦即墨子故

所得而後成及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之誼畢氏讀故為固其說非矣呂氏春秋審己篇凡物之然也必有故高誘注故事亦其義也

其類在院下之鼠

墨子大取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

人其類在院下之鼠

畢氏校注
殺滅也

紹蘭

崇愛相若者愛兩也擇而殺其一人

者愛壹也其類在院下鼠者荀子解蔽篇云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倅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

庭可以博鼠惡能與我歌矣

楊倞注是蓋當

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博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

之思不精故不是孫卿亦謂人心當能成歌詠也

壹不當兩故引曾子庭鼠之言為證

此足明墨子院下鼠之說

商子

錯法務民主長

商子更法篇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

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紹蘭按

錯法務民主長文不成義趙策云嗣

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

之長臣之論也則此當作錯法務明

主長錯措古通用謂指置國法務明

人主之長也當據以更正

孝公平畫

商子更法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

杜摯三大夫御於君紹蘭按畫字不可解若云平三大夫之計畫亦與下句不相承貫趙策云武靈王平畫閒居肥義侍坐全篇與此相仿彼欲變服此欲變法故詞義多雷同然則此文當作孝公平畫閒居謂平日閒居傳寫有譌奪耳

呂氏春秋

己亥

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畢氏校本按己古文作𠄎亥古文作𠄎紹蘭按畢說本說文據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己古文

作正是古文左氏春秋魏時猶及見
之正亦作正與許偁古文正合又說
文豕部而古文亥部而古文亥為豕
與豕同是古文而與古文而形甚相
近故己亥譌為三豕然則衛人所讀
誤本史記為古文春秋也

不可譙詬遇之

呂氏春秋誣徒篇艸木雞狗牛馬不

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
人高誘注譙詬猶禍惡也畢氏校注
曰譙詬疑即賈誼疏之莫詬謂遇之
不如其分也彼顏注云無志分此注
云禍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譙一
作護更難通紹蘭按畢氏據賈誼疏
以正不韋書及注文之譙為莫是矣
而未盡也其解賈疏為遇之不如其

分亦與師古無志分之說同為望文

生義耳說文矢部隼頭衰骹隼態也

从矢圭聲

胡結切

骨部骹骨端骹隼也

从骨丸聲

於詭切韻會四紙引骹篆作骹骨端骹隼也从骨九

疑从九者為是九亦聲

隼骹隼皆雙聲其義

為衰曲不正非過不如分及無志分

之謂且於詔字文義亦不相貫而呂

書又無由誤隼為譙也蓋字本作謨

長沙省文作隼言部謨恥也

胡禮切

謨或从隼詔謨詔恥也是謨為謨之

或字謨詔連文亦雙聲其義為恥故

賈誼曰頑頽亡恥隼詔亡節

賈子階級篇借

苟為詔

隼詔承恥為文此即許義所本

足以互相證明矣至不韋書則但言

謨詔之大意艸木無知之物人無緣

謨詔恥之彼亦何能謨詔恥人所謂

艸木護詬過之亦護詬報人者猶莊
子所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予則陽篇是其義也雞狗
牛馬微有知之物人亦無緣護詬恥
之彼又何能護詬恥人所謂雞狗牛
馬護詬過之亦護詬報人者猶晏子
所謂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內篇是
雜下

其義也高注以護詬猶禍惡者蓋謂
五行傳艸木之妖雞狗牛馬之旤歟
譙說文作護舊校云一作護護與護
形竝近護而致譌校注謂護更難通
似未照其本从言作護矣

操黍酒

呂氏春秋權勳篇豎陽穀操黍酒而
飲之高誘注酒器受三升曰黍畢氏

校注云按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
醕黍酒也注非韓子十過篇作觴酒
飾邪篇作卮酒紹蘭按說文觴下云
解實曰觴觚下云一曰觴受三升者
謂之觚是觴有受三升者此文蓋同
十過篇作觴酒故注云酒器受三升
傳寫者譌觴為黍併注文改之非注
者之誤也

門中有斂陷

呂氏春秋不屈篇門中有斂陷高注
斂讀曰魯畢氏校注曰斂從欠呼濫
切疑即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
作福梁仲子疑斂為斂字之誤紹蘭
按斂當為斂形之誤也說文斂縮鼻
也从欠翕聲凡地有罌陷其土斂斂
然作蹙縮之形不韋書因謂之斂陷

故高誘讀欵曰脅矣

監會

呂氏春秋誣徒篇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苦讀如監會之監苦不精至也畢氏校注曰監舊作監譌此以監惡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譌紹蘭案會字無譌公食大夫禮啓蓋會鄭注云會蓋蓋也明會

有蓋義說文會合也因頭會腦蓋也是頭之會合處為腦蓋故謂之頭會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杜注監唌也孔疏引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唌女腦矣杜義本服虔然則監會即監腦高誘讀苦如監會之監讀从監聲而監之義未顯故又云苦不精至也

以足其義唐風鵠羽篇王事靡盬毛
傳盬不攻致也天官鹽人祭祀共其
苦鹽鄭注云杜子春讀苦為盬謂出
鹽直用不凍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
司農云苦讀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
布紵之麤細左氏成六年傳沃饒而
近盬水經涑水注云服虔曰盬鹽池
也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

以盬味苦故杜子春鄭司農竝讀苦
為盬以盬自成鹽不凍治故毛公訓
為不攻致司農解為麤皆誘注所本
也又按僖二十八年傳子犯說晉侯
之夢曰我得天吾且柔之矣此以得
天說伏已柔之說盬腦楚子伏於晉
侯之上則晉侯面仰而向天故曰得
天腦柔物也盬唳其腦故曰柔之柔

則不堅誘讀聲兼義孟子滕文公篇
最連文平列姑同鹽腦之監趙注不
解姑字而以撮為攢共食之下總言
為蟲所食豈亦
以姑為樓姑與

淮南子

子虎

淮南子脩務訓又申包胥至於秦庭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
之子虎高誘注秦大夫子車鍼虎紹

蘭案左氏定五年傳申包胥以秦師
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又案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
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是子
車鍼虎殉穆公而葬矣編考書傳未
聞其死而復生也即使復生且自文
六年至定五年計一百十七年秦風
黃鳥篇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當殉葬

時最少亦得二十歲則秦師救楚之年鍼虎已百三十七歲即使復生安得尚能帥師明子虎非鍼虎也高氏此注校之以莫囂大心為成大心尤為不敏矣

吾不能行也咫 是知天咫

經傳釋詞只詞之耳也晉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聞

則多矣咫與只同言吾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韋注咫咫尺間失之紹蘭按呂氏春秋孝行覽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行咫步猶言行咫尺間則韋注未為失也釋詞又云楚語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亦與只同韋注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失之紹蘭按天咫與民則對文

尺亦則也古多以尺為則賈子連語
篇牆薄尺亟壞繒薄尺亟裂器薄尺
亟毀酒薄尺亟酸新序雜事篇尺皆
作則是天尺猶云天則易文言所稱
乃見天則是也楚靈王因將言民則
故變文為尺因范無宇言天有晦明
民有君臣故即以天尺民則對舉若
云是知天耳則但云安知民可矣何

必贅言則乎下文右尹子革曰民天
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稱知天不連
尺猶稱知民不連則更可為尺則對
文之證韋固失之王亦未為得也

修其歲也

淮南子說山訓升之不能大於石也
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
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

仁義在道德之包讀書雜誌云修其
歲亦當作修於歲紹蘭按其猶於也
管子大匡篇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
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謂召忽死賢於生管仲生賢於死是
其例矣此文前後自作於中句自作
其正見古人行文之法不拘一律也
猶上言石之中歲之中下獨言道德

之包矣

撞白鐘

淮南子時則訓孟秋之月西宮御女
白色衣白菜撞白鐘讀書雜誌云白
鐘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
竽笙秋撞鐘冬擊磬石鐘上不宜有
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
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

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紹蘭按白鐘之白非衍文春言鼓琴瑟夏言吹竽笙冬言擊磬石皆三字為句若此文無白字但言撞鐘則句法參差非其例矣且石即磬也磬下加石以足句猶鐘上加白以足句耳管子五行篇音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今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

赤鐘大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景鐘與青鐘赤鐘黃鐘黑鐘並列則白鐘即景鐘也說文顛白兒从頁从景是景為白之證

莫囂大心

淮南子修務篇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高誘注

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大也莫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紹蘭按吳楚柏舉之戰在定公四年據左氏傳說此事云左司馬戎敗吳師于雍澨傷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與此文決腹斷頭相似無莫莫大心戰死

之事莫莫即莫敖楚官名或昭王時自有名大心者為莫敖之官死於柏舉之戰其軼事見於它說淮南博采舊聞正可補傳文所未備高注乃以大心為楚成得臣子玉之孫攷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已畀余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杜注大心子玉

之子傳又謂之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三十三年傳謂之大孫伯文五年傳謂之成大心計自僖二十八年傳據僖初楚子玉是追述之詞則大心使榮黃諫其事且在僖二十八年前矣至定四年中隔文宣成襄昭五世共一百二十七年當其使榮黃諫子玉時最少亦得一二十歲相舉之役成大心已一百三四十許人安得有距

彊敵犯白刃蒙矢石遂入不返之事且又未聞其官莫教也高氏之言斯為不敏矣

躓蹈

淮南子原道訓而躓蹈于污壑穿陷之中紹蘭按上文云其行也足蹟踈陷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注蹟躓也楚人謂躓為蹟此文蹈當為陷

蹟均卽足蹟趨陷也陷卽陷之今字
說文官部陷高下也謂從高陷下也
臼部畝小阱也讀淮南者見下有穿
陷字輒改陷為蹈不知正文本當作
蹟陷于污壑穿白之中非重複也若
如今本作蹟蹈說文蹈踐也既蹟蹟
矣何能復蹈踐乎於文亦不詞

以離

淮南子主術訓故握劔鋒以離北宮
子司馬蒯萇不使應敵讀書雜志云
握劔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
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隸書
離字或作離形與雖相近故雖誤為
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
劔鋒則雖北宮黜司馬蒯萇亦不可
使應敵紹蘭按離為雖誤使上有可

字是也以字當在雖字下謂握劔鋒
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萇亦不可使應
敵此文以雖誤倒耳故握劔鋒為句
雖以二字下屬文義自明則劔鋒下
無脫字

涕之出於目

淮南子齊俗訓涕之出於目莊氏伯
鴻云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紹蘭

按陳風澤陂篇涕泗滂沱毛傳自目
曰涕自鼻曰泗泗即涕之借字說文
涕鼻液也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
引鄭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虞翻然則
目涕之義古矣王褒僮約云目淚下
落鼻涕長一尺非經訓也莊氏疑御
覽引目作鼻為是失之

元元至碭而運照

淮南子本經訓元元至礪而運照高
注礪大也紹蘭按說文石部礪文石
也無大誼口部唐大言也噶古文唐
从口易是淮南假礪為噶也

糲粢之飯

淮南子精神訓而堯糲粢之飯高誘
注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恃之賴粢
讀齊衰之齊紹蘭案粢當為粢說文

米部無粢字禾部齋稷也从禾齊聲
粢齋或从次是粢即齋之或字於穀
為稷故高注粢稷也古者以稷食為

疏食

說詳程氏
九穀攷

故粢與粗糲之糲對

文說文糲粟重一石為十六斗大半
斗舂為米一斛曰糲从米萬聲作糲
者今字也經典齎盛之齎通作糲其
字从米非糲粢之義此文粢字據注

訓稷知高誘所據舊本原作从禾之
粢後人多見粢寡見粢遂併注文皆
改从米耳注中襄亦襄之譌也

如景之放

淮南子精神訓如光之耀如景之放
讀書雜誌云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
放為效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
景之效形也效與耀為韻若作放則

失其韻矣紹蘭案放當為敷字之壞
也說文放部敷光景流也从白从攴
讀若倫敷从白故為光景从放故為
流然則淮南本作如景之敷謂如景
之流許解敷為光景流正取此文為
義也文子九守篇亦本作敷傳寫者
多見效寡見敷又以效與耀韻因誤
敷為效不知敷讀若倫正與耀為韻

邶風簡兮篇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即

其明證矣說文炎部鞅於湯中燔肉

皆从侖聲皆需之借字燔內肉及菜

湯中薄出之从粥翟聲既夕禮管筭

三其實皆論鄭注未麥皆湛之湯淪

即響也召氏春秋期賢篇今夫燔焯

者務在乎明其火荀子致士是知劉

篇作燿焯皆侖翟聲同之證

本放為效放固失之而效亦未為得

也

去其瞽

淮南子道應訓於是乃去其瞽而載
之木解其劔而帶之笏高誘注瞽被
髮也木驚烏冠也知天文者冠驚讀

書雜誌載與戴同木當為朮字之誤

也朮即鷓字也高注當作朮鷓烏冠

也知天文者冠鷓今本鷓作驚者鷓

驚字相近又涉上文瞽字而誤也紹

蘭案改木為朮驚為鷓是也正文瞽

亦譌字古無訓瞽為被髮者若云借
瞽為髮鬲部髮至眉也引詩曰統彼
兩鬢與淮南此文無涉且去其被髮
亦文不成義若云借瞽為旒旣與被
髮之解相違又與戴鵠之文不配蓋
瞽即鑿之譌借字說文曰部冑兜鑿
也謂去其鑿而戴之鵠與下文解劍
帶笏相對成文示天下不復用兵也

沈論訓古者有鑿而綵領以王天下
者矣高彼注云一說鑿放髮也鑿訓
放髮與瞽訓被髮未之前聞於此文
去字尤不可通高注非是

陳成常

淮南子沈論訓故使陳成田常讀書
雜志云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
謚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聞訓正

作陳成常紹蘭案田衍文常即恆是其名也漢人諱恆故經典或偁常或偁恆耳左氏作恆公羊作常哀六年傳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子於朝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

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偁名左氏說既沒偁字而不名穀梁同左氏說然則從公羊之說父於子死猶名則生名可知從左氏穀梁之說沒偁字則生名亦可知也成子生存而僖子呼之曰常明常是名非字矣

周襄王出逃伯鬪

賈子審微篇周襄王出逃伯鬪盧氏
召弓校注云二字不可曉疑衍紹蘭
按伯鬪蓋讒鬪之譌讒誤為俛又誤
為伯鬪又誤為鬪也周語說此事云
王將以翟伐鄭富長諫曰不可人有
言曰兄弟讒鬪侮人百里王弗聽初
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

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故此
云出逃讒鬪謂因讒鬪出逃古人自
有倒語耳下文云晉公率師誅賊即
誅讒鬪之賊矣

天子下臨人民憲之

賈子匈奴篇天子下臨人民憲之盧
氏召弓校注云建本作不臨人民患
之潭本不臨作不怵患作憲今案不

字當作下形近而譌耳下同憲與惠
同紹蘭按當依潭本作天子不怵人
民憲之說文怵恐也憲憂也此謂天
子不怵惕則人民憂之也虛於上句
從建本作臨下句從潭本作憲又改
不為下核其文義殊難通曉至憲惠
雖同訓憂實分二字乃云憲與惠同
是又未攷說文矣

獻民

韓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
荆王云云紹蘭按古諸侯相聘問無
獻民之事周禮司民獻民數曲禮獻
民虜皆非越所宜獻於荆者蓋古文
民字說文作𠄎與篆文每字作𠄎相
似外傳本作獻梅梅壞為每因誤作
民耳說苑奉使篇越使諸發執一枝

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魏子曰惡有以
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即其事也
兩書下文皆言越翦髮文身欲令冠
而禮見之事其說正同外傳云荆王
使者出見廉
稽曰冠則得以禮見不冠不得見廉
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
以大國而處江海之濱與鯀鱣魚鼈
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
國必曰冠得禮見不冠不得見如此
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割墨文身翦髮
而後得禮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
出謝說苑云梁王之臣韓子出謂諸

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
則否諸發曰彼越天子之封也不得
莫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
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
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
神也今大國共命冠則見以禮不冠
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
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
冠以見意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
之披衣出以見是獻民為獻梅之誤
諸發明是一事是獻民為獻梅之誤
古書中一事而異說者此類多矣

白虎通

遣大夫弔

白虎通 崩薨篇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
何慘 但發中哀痛之至也 使大夫弔
之 追遠重終之義也 故禮檀弓曰 天
子哭 諸侯爵弁純衣 又曰 遣大夫弔
詞曰 皇天降災 子遭離之嗚呼哀哉
天王使臣某弔 盧氏校注云 疑是或
曰 遣大夫 即使有司哭之之義 檀弓云或

曰使有司哭之 若以遣大夫弔為句 則弔詞
並不見於檀弓 紹蘭按此檀弓逸文
也 下文引禮檀弓曰 死於牖下 沐浴
於中雷 今檀弓亦無此文 何得因今
檀弓無此弔詞 而欲改 又曰 為或曰
讀遣大夫為句 乎 且本文明云 使大
夫弔之 追遠重終之義也 則班固讀
遣大夫弔為句 更可知矣

嗚呼哀哉

白虎通崩薨篇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盧氏校注曰案通典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也傷辭未聞說

者有弔辭云云即指此其嗚呼哀哉亦作如何不淑誤也紹蘭按皆謂致命辭也以下至說者有弔辭云云皆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也通典直引其文其嗚呼哀哉亦作如何不淑是鄭所據與白虎通文異耳非誤也盧氏忘其本為鄭注而以通典為誤失之矣

鹽鐵論

聖憂壁飾

鹽鐵論散不足篇聖憂壁飾紹蘭按
 憂即幘之譌字說文巾部幘墀地以
 巾攔之从巾慶聲讀若水溫難今本
 篆文幘譌作幘慶聲譌作憂聲憂文部
獸也一日母猴似人从頁已據女部
止攴其手足按即今孫字也婚如此車
 婚从女昏昏亦聲慶籀文婚如此車

部幘从車慶聲慶古文婚字讀若閔
 是慶為古文籀文之婚幘从慶得聲
 解為墀地以巾攔之土部墀涂地也
 幘攔疊韵手部無攔字婚下云一日
 摩也从手昏聲其音誼與幘正同然
 則鹽鐵論當為聖幘壁飾土部聖
白塗也謂
 以白聖幘壁為飾傳寫者既缺巾旁
 而譌慶為憂又譌憂為憂也漢書楊

雄傳獲人亡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服虔曰獲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
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
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
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獲亦幘之譌
字犬部獲獲穆也音誼皆異莊子徐無鬼篇郢人
則以聲近假借也幘幘皆从屨聲許
既讀幘若閔而讀幘若水溫難之難

者玉篇有奴昆切鼎臣作乃昆切是
聲與閔近亦與郢近矣左氏襄三十
一年傳圻人以時冥館宮室土部無
冥字亦當作幘

狗官

鹽鐵論散不足篇走者茸芟狗官按
走如下走之走猶言牛馬走則走者
謂賤者說文艸部茸艸茸兒則茸

謂細屨履部屨屨也則芟為履之假借士冠禮黑屨青約鄭注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則狗為約之譌字糸部綰一曰綰也網部纒一曰綰也絹當為纒則官為綰之爛字此謂賤者著細屨之履其屨頭飾約以綰纒之言其奢也

工則飾罵

鹽鐵論力耕篇商則長詐工則飾罵紹蘭按罵當為馮方言馮益也郭璞注音罵謂增益也廣韻馮韻馮增益又巧也此云飾馮謂飾之益巧也次公本方言傳寫者因郭音而誤作罵耳廣韻增益之義本方言巧義即本此文

列女傳

列女傳臧文仲為魯使齊齊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公及諸大夫莫能知之臧孫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于城中也福山王婉徐補注曰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注云琅邪

費縣南有台亭即此又臧母說云取郭外萌內之城中既有城郭可知為地名矣萌萌芽也蓄聚疏材之屬言收斂蓄聚勿資敵人必言萌者萌幼少之侮以書言斂小器也元和顧澗濱攷證引段若膺曰台蓋即瓠字孫叔然注爾雅云瓠即瓦器受斗六升紹蘭按投諸台臧孫本謬其詞意內

為台地而詞外為台岳兼二說乃得也萌者氓也民也直謂取郭外民內城中猶言四鄙入保萌芽之解失之
廣雅

島細也

廣雅釋土島細也王氏疏證曰北堂書鈔引此作島細土也其義未詳紹蘭按說文譽商小塊也與細土之義

正合蓋廣雅亦本作譽商譽壞為臣讀者不識譽商為何物又見上文無石曰島因改壞臣為島而刪商字也書鈔引作島則唐時久已譌脫矣

楚辭

施黃棘之枉策

楚辭九章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也施黃棘

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洪
興祖補注黃棘地名紹蘭按中山經
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屈平正
用此文逸注不誤但未引山海經耳
洪云地名失之

思丁文兮聖明哲

楚辭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
兮迷謬愚注云丁當也文文王也平

楚平王差吳王夫差也紹蘭按丁文
與平差對舉丁謂武丁也故下云呂
傅舉兮殷周興忘語專兮郢吳虛是
其明證延壽之徒解丁為當失之九思
若王逸之所作也洪興祖補注云逸
不應自為注解恐其子延壽之徒為
爾之

春秋緯

王相

古微書引春秋運斗樞曰四時生者
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今春
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土
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
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今以此推
之夏火王木生火木休火勝金金死
火王土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
土勝水夏水囚季夏土王火生土火

休土勝水水死土王金相王所生者
相相所勝者囚金勝木季夏木囚秋
金王土生金土休金勝木木死金王
水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水勝
火秋火囚冬水王金生水金休水勝
火火死水王木相王所生者相相所
勝者囚木勝土冬土囚簡言之春木
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夏火王土相

金死水囚木休季夏土王金相水死
木囚火休秋金王水相木死火囚土
休冬水王木相火死土囚金休淮南
子陸形訓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
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
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
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是以
壯為王老為休生為相其灋同矣

水經

澤城

水經潁水注云潁水又東南逕澤城
北戴氏校本改澤為臯云案臯近刻
譌作澤紹蘭按當作澤城故下云即
古臯城亭矣春秋經書公及諸侯盟
于臯鼫者也臯澤字相似名與字乖
耳蓋鄜道元時本譌為澤因正之曰

澤城即古之臯城亭又辨之曰臯澤
字相似若本作臯城則下文不得自
出澤字而名與字乖之說亦不可通
矣戴氏殆未尋其文義專輒改之

讀書雜記

宣統元年得手稟本轉寫上虞羅振玉記